



人文地理學大師 段義孚◎著

周尚

逃避過程即是創造文化的過程

Escapism

逃避主義

從恐懼到創造

文化是想像的產物，
想像就是我們

逃避的唯一方式。

人們逃向一種文化，

逃向一種簡單。

逃向一種更澄清的生活。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人文心靈・宗教・社會文化關懷

逃避過程即是創造文化的過程

Escapism 逃避主義

從恐懼到創造

文化是想像的產物，
想像就是我們
逃避的唯一方式。
人們逃向一種文化，
逃向一種簡單。
逃向一種更澄清的生活。

作者◎段義孚

譯者◎周尚意、張春梅

譯者序

周尚意

一九九八年以前，段義孚（Yi-Fu Tuan）這個名字對於我來說，還只是一系列抽象的頭銜——享譽學術界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地理學會授予的傑出貢獻獎得主等。一九九八年我去台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議期間展出了一本段義孚先生的論文集，封面上印有先生的素描像。從那一刻起，我的腦海中才對先生有了具體的印象。

一九九年至二〇〇〇年我在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地理系做福布萊特學者。許多國際上知名的地理學大師都在這間大學的地理系任職，段義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二十世紀初全球最著名的地理學家之一的芬奇（Vernor C. Finch）、區域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茨霍恩（Richard Hartshorn）等人的照片一起陳列在地理系的樓梯間和公共會議室中。初到麥迪遜時，由於邀請我的人是當時地理系主任羅伯特·奧

斯特格林 (R. Ostergren) 教授，所以我沒能馬上見到段先生。不曾想第一次見到段先生，竟是在樓梯間的一次偶遇。由於在台灣記下了段先生的封面印象，我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既清癯又儒雅的老者。在後來的日子裡，我與他多次交談，原本符號化的大師形象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清晰。他謙遜和藹，平易近人，自然而然中，我也隨著系裡老師的習慣，稱他為「Yi-Fu」（義孚）。

學術大師的魅力不僅來自於他儒雅的外表、謙遜的品格，更來自於他敏捷的思維、廣博的學識、深邃的洞察力。義孚經常將自己的隨筆複印出來，投到系裡各位同仁的信箱中，這些隨筆成為我研究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入門讀物。我到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地理系的主要工作原本與人文主義地理學無直接的關係，但是我卻逐漸被義孚的研究深深吸引。

義孚是著作等身的學者，其代表作品有：《中國》(China)、《人與自然》(Man and Nature)、《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和價值觀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恐懼的景觀》(Landscapes of Fear)、《撕裂的世界與自我：群體的生活和個體意識》(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逃避主義》(Escap-

ism）、《宇宙與家：一個世界公民的視角》（*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等等。南京師範大學網站中的名師風采曾提到，已故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李旭旦先生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曾翻譯過義孚的《人文地理學》。由於沒有見到李先生的譯稿，只能根據現有資料推測該書是一九八三年在台灣印刷的英文版論文集《人文地理學導論》（*Orientation: An Approach to Human Geography*），這是最早見於我國的義孚的作品。一九九八年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了義孚的《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該書是義孚被引證最多的著作之一。這是義孚第一部被翻譯為中文的著作（繁體字版）。

在義孚的作品中，人們總能體會到他深深的中國情結。義孚一九三〇年出生於天津，先後在南京、上海、昆明、重慶等城市住過，十一歲時隨全家離開了當時的陪都重慶，去了澳大利亞，並在澳大利亞、菲律賓就讀中學，他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九八年，他曾應邀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學術生涯」（*Life of Learning*）的演講。「學術生涯」是該大學最高榮譽演講的名稱。該大學只邀請在研究領域中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此前地理學界只有歷史地理學家梅尼（D. Meinig）受過邀請。義孚在演講中回顧了自己的治學歷程，還特意提到兒時中國的生活賦予他的長久感受與記憶。在本書中，人們會發

現義孚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古代先哲與文人的作品是多麼了然於胸。

選擇《逃避主義》譯成中文，主要是出於學術上的考慮。首先，該書能夠充分地體現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特點。人文主義興起於中世紀的西方，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業已形成鮮明的人文主義傳統。人文主義地理學興起於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後期，當時的學術背景是，歐美學術界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的討論。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指標性學術作品便是義孚的文章〈人文主義地理學〉，該文章發表在《美國地理聯合會會刊》一九七六年六月號上。當時義孚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系教授。該文章被後續的地理學讀本廣泛引用，正是這篇代表性的文章使得義孚被學術界公認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人文主義地理學」做為地理學的一個流派，其研究範疇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我向他」思維。即不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投向無人的世界，而是將自然做為人類活動的大舞台，自然的意義是由人賦予的。第二個特點是訴諸情感的多樣性。情感是主體的感受，它本身是主體性的，做為情感思維方法來說，其關注的重點不是對象本身的特點，而是對象給主體自身造成的種種感受。外在的地理環境（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文的），人們在刻畫它們時，其指標不再是統一的，因為人的性格、氣質、意志、心境、人生態度、生活期望等方面的差異，使得每個人的情感世界也不相同。因此，針對同一個客觀對象，人文

主義地理學研究方法指導下的每個研究結論都會有所不同。第三個特點是感悟性。儘管人文主義方法不排除理性分析和推理計算，但在它那帶有詩意般感性光輝的世界中，絕不能「濫用」科學的方法。《逃避主義》一書是理解人文主義地理學最好的學術讀本之一。全書站在「我向」的角度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字裡行間滲透著義孚的個人情感、道德觀和價值觀，所選的圖片、原始素材、生活事實等，都能體現出義孚對自然、對世界的超常的感悟力。其次，該書的文字已經被義孚鍛造得爐火純青。英文原文簡練流暢，沒有子句套子句的冗長句子，讀來朗朗上口，遣詞造句也頗有講究，既強調用詞準確，又強調詞彙的美感，例如用大寫的 *Nature* 和小寫的 *nature* 表示兩個不同的概念。

《逃避主義》一書將人文地理學的兩個研究主題「遷移」與「人地關係」有機地融合進「逃避」當中。梳理全書，我們不難發現義孚深厚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功力。該書的寫作源自義孚的一個靈感。一次他應邀到加利福尼亞州參加一個有關主題公園的討論會，當時他所居住的威斯康辛州正值嚴冬時節，這個會議使他得以「逃避」居住地的風雪與嚴寒，並使他充分享受到加州宜人的溫暖。在參觀迪士尼樂園時，他看到人們沉醉在自己所創造的魔幻世界和童話仙境中，以「逃避」現實中的種種煩惱。「逃避」一詞遂成為試圖打開「我—它」和「我—你」關係的一把鑰匙。

人類逃避的對象之一是自然。嚴酷的自然環境、突發的自然災害都會讓人們產生逃避的念頭。人類逃避的對象之二是文化。逃避喧鬧的城市生活，逃避猛於虎的苛政，逃避嚴厲的宗教禁錮，這些統統都屬於逃避文化。人類逃避的對象之三是混沌。混沌的、不清晰的狀態令人感到困惑與費解，人們總是試圖尋找清晰與明朗。人們寧願採納抽象的模型，也不願接受毫無頭緒的「現實」，因為清晰與明朗會給人以「真實存在」的感覺。人類逃避的對象之四是人類自身的動物性與獸性。人類對自身某些粗魯的特徵感到羞恥和厭惡，於是，人類做出種種努力，想要逃離這些本性。整容、遮羞等皆屬於此類逃避。

人類之所以會產生逃避的想法，原因來自於對自然的恐懼、對社會環境的無法承受、希望感受真實、對自身野蠻的動物性的反感。人類逃往的目的地也發生著不斷的變化。逃避暴風雨，逃回溫暖的房屋中，逃避高樓林立的都市區，逃往美好的郊區植物園（一種介乎原始自然和極端人造化世界之間的中間景觀），逃避現實的苦惱，逃往虛幻的童話世界。可能有的學者更願意用「征服」這個詞來代替「逃避」，但是，若是仔細地研究與對比各種狀況，我們就會發現不是每種遷移都可以用征服來解釋的。

人們逃避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空間移動。比如說，人們可以從

一個相對了解的卻並不是太滿意的地方，逃往一個想像中的或不十分了解的地方。第二，改造自然。人類許多生產活動所導致的結果，都是對於自然的改造。第三，根據想像建造出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於滿足某種精神訴求。人類建造的許多建築與生產和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還有一些建築是為了滿足精神需求的，例如神殿、廟宇等，借助這樣的建築，人們可以在心理上逃避對現實世界的不滿。第四，創造精神世界。第三種方式可以幫助人們逃避對現實的不滿，但這是暫時的、有限的。要想真正地實現逃避，人們需要更依靠精神創造。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童話能指引人們「逃入」快樂和幸福的天界。「逃避」是一個看似貶義的詞彙。然而正是由於人類內心與生俱來的逃避心理，推動了人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創造與進步。在逃避的過程中，人類需要借助各種文化手段（組織、語言、工具等），所以說「逃避」的過程，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

義孚是從人的感覺、心理、社會文化、倫理和道德的角度來探討和認識人、地理環境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他的討論從人出發，注重人性、人情，凡與人有關的一切問題，都在他的關注之中。也許有人要問，上述內容已經超出了地理學的研究範疇了。的確，義孚在本書中的研究範圍橫跨了地理、景觀、文學、歷史以及宗教信仰等諸多領域。其文字時常超過文學的極限，他的詮釋將人們對現實環境的感受

與似乎不太相關於地理學的哲學、心理學、都市計畫與景觀設計學及人類學方面的見解聯繫在一起。追尋他的文字，就會發現人類在自我與文化中的定位以及人類與自然的真正關係，進而探索逃避究竟意味著什麼。閱讀這部作品不但可以教會我們如何去欣賞、記錄、學習及吸收人類的一切成就，還可以讓我們反思萬事萬物之間以及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聯繫性與對應性，反思生命的意義與過程，從而找到生命的真諦，創造美好的人生。《逃避主義》一書和義孚其他著作一樣，蘊含並透射出他博大的人文主義情懷與絕妙精闢的思想見解，因此不單為廣大的地理學家所關注，還為建築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學者所關注。

也正因為義孚的論述領域極廣，因而翻譯他的書需要多方面的素養及其深厚的功力，以我和春梅的語言能力和知識累積，很難達到翻譯的最佳境界——「信、達、雅」兼備。我曾為書中所引用的關漢卿戲劇中的台詞翻閱了《關漢卿戲劇全集》，為孟軻的一句話反覆讀了八遍《孟子》。義孚在書中提到幾十位享譽全世界的著名學者，為了求證書中所引用的他們的經典話語，我們也頗費了一番精力。注釋中提到的一些出版社以及在致謝中提到的一些人名，由於在國內尚無公認的中文譯法，所以將英文原文保留。雖然我們勉力為之，但依然會留下不足之處，希望讀者指正，也懇望義孚見諒。

誰不曾有過逃避的想法？但逃避何物，逃往何處？一旦我們來到一個美好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是否就是我們遷移的最後目的地？我們是否還會被另一個逃避的願望所吸引，而再次遷徙到別處？甚至有可能這次遷移的目的地，就是我們最初離開的地方——我們的故鄉，我們度過歡樂童年的地方。一個人受到壓迫的時候，或者是無法把握不確定的現實的時候，一定會非常迫切地希望遷往他處，我也曾如此。我是一名地理學家，而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人們遷移的原因和方式，以及人們如何不斷地將一個地方改造成為人們更好的棲居地，但是我很少去探討「逃避」或者「逃避主義」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概念有可能就是一把打開人類本質和文化之門的鑰匙。

然而，就在幾年前，這種情況卻意想不到地有了徹底的轉變，其契機是我接到

了一個邀請函，邀請我撰寫一篇有關迪士尼樂園這一主題公園的論文。我最初想謝絕邀請，因為我不是主題公園方面的專家，而且我住在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那個邀請電話是那年九月份打來的。打電話的人告訴我，翌年一月份，他們將邀請所有的作者到迪士尼樂園所在地——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城市阿納海姆（Anaheim）開會。突然間，「逃避」一詞在我腦海裡閃現出來，我可以逃脫威斯康辛州寒冷的冬季，在加利福尼亞州這個安樂鄉裡恢復元氣，同時還可以進行寫作，這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於是我接受了邀請。現在，我很慶幸當時那樣做了，因為我不僅享受到了旅行的美妙滋味，而且此行促使我思考了一系列問題，我嘗試著找尋正確的答案，於是便有了這本書。

那次旅行令我非常愉悅，不僅因為我喜歡那裡溫暖的陽光，而且因為我驚訝地發現迪士尼樂園本身也是非常好的。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但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被告知要遠離主題公園，因為主題公園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因此顯得有些險惡），使得這個世界看上去很不真實，非常虛幻。出乎意料的感受促使我思考一系列問題。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主題公園是為逃避者而建造的幻想樂園，僅僅適合於那些不諳世事的孩子。那麼，我不禁要問：人類所創造的作品哪一件不是如此？是否存在一種欲望之梯，它的最上端是極其華而不實的嬉戲，最

下端則是極其嚴肅而真實的事物？

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沿著這個梯子從上往下走，主題公園之後將會是什麼？是購物中心？有人曾抨擊購物中心，認為購物中心是沒有頭腦的消費者逃避現實的伊甸園。抑或是郊區？學術批評家總是毫不留情地斥責郊區，認為郊區是中產階級乏味的運動場。他們更喜歡城市。但城市卻是逃避主義者最理想的選擇，因為一個城市之所以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城市，是因為它遠離了自然及其四季更替。農場生活更接近於大自然，那麼它是否就是最真實的？久居城市且十分懷舊的人們，似乎會這麼認為。但是，農場主人們也試圖創造他們自己的世界。在任何一个一個驕傲的農莊住宅中，都會在牆上掛上美麗的圖畫，點上燈，讓溫暖的燈光驅走深夜的寒冷。採集狩獵者很少去改變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雖然他們手邊沒有什麼可以用來進行機械操作的工具，但是他們卻擁有語言這個工具，借助語言這個工具，他們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構想出另一個世界，用來替代現實世界或做為補充，在他們承受現實壓力的時候，可以從中尋求慰藉與快樂。

如果將文化看做是逃避主義，那麼又會引發一個問題：人類逃避何物？我是一名地理學家，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自然，即從變化無常且時刻威脅著人類的大自然環境中逃離出來。當今這個偉大時代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就在於它將空前的可預

測性和豐富性引入人類的生活。這應該能確保人們享受幸福、享受快樂，但事實並非如此，它並不能保障人類對安全感的深深需求。現代社會的紅男綠女們生活在種種人造環境中，這些人造環境處於欲望之梯的上端，此處的人們似乎在忍受著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那裡的生活似乎並不十分真實，而且非常可疑。儘管人們並不介意生活在甜美的夢中，但是他們可能會發覺，也許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因為一個人在活著的時候或是將要死去的時候，應保持一種清醒的意識。因此人們希望在欲望之梯上停一下，或者退下一、兩級。極端主義者甚至渴望下到梯子的最下端，去擁抱大地，沙礫粗糙的紋理令他們感到世界的真實；折衷主義者則企圖尋求欲望之梯的中間位置，地理學家和環境專業的學者稱這個位置為「中間景觀」。

對地理學家而言，自然指的就是外在的自然環境。那麼怎麼看待身體？身體，毫無疑問，是一個人的生理軀體。從這個角度來看，身體也是一種自然。但是，對我而言，身體並不是外在的東西。身體就是我，因此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想、也不能逃避它。但是，想要逃避它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在病痛折磨我的時候，我常常渴望拋棄這個沉重的肉體，逃到別處。在有限的範圍內，這樣做是有可能的。如果外在的自然環境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或欲望，那麼這個自然環境也會轉變成我的

身體。我會去干預它，而且多數的干預是出於有意識地要擺脫和遮蓋我的動物性。動物有食、色之性，或早或晚會死掉，而我也要進餐、做愛，並希冀永生。文化使得我能夠戰勝自身的動物狀態。

本書的「我」是東（中國）西文化的混血兒。我既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我所具有的雙重文化的背景，驅使我充滿好奇地觀察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特別是在歷史的進程中，中國人和西方人是如何努力去脫離他們的自然本性，尤其是他們的動物性。以我之見，與東方相比，西方在人為性方面更勝一籌。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的菁英比中國的菁英文明程度更高，或是更有經驗？換言之，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處在欲望之梯的更高處，更加遠離真實？

對任何一個人類的個體來說，「我」或許是一個拈來就用的詞。人們可以自豪而廣泛地運用這個詞，每個人都可以。「我」可能代表一個群體中的某個個體，比如說「我是一個華裔美國人」中的「我」。群體可能是個體自豪感的源泉，個體為其所在的群體或群體的價值而倍感驕傲。但是，每個「我」都是特別的，譬如本書的作者——我。我不同於其他的任何個體。與眾不同有著好的一面，我為自己的獨一無二而無比自豪。然而，從深層的意義上來講，與眾不同和唯一，令人難以忍受，因為這必將導致分離、無意義、孤獨和脆弱。但是，若是將自我融入群體當中，以

此來逃避孤獨、脆弱和不斷的變化，又會壓制個人的需求。當我與一位朋友討論本書時，她十分贊同本書的主題。她說：「人們的確希望逃避，並選擇逃往外在，有時候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這麼做。但是，難道他們的內心不渴望處於更穩定的狀態之中？難道他們不希望成為一個穩定群體的一員，並處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對此我持肯定的答案，人們當然希望穩定。文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加強社會的秩序性和穩定性，所以才會制定出各項規章制度。物質環境本身就意味著穩定性，而且當一個人看著這個物質世界裡她所擁有的一切還是那麼熟悉，並處在她所熟悉的地方，那麼她就會很容易感受到這種物質環境的穩定性。雖然逃避的方法多種多樣，但是一個人若想逃避孤獨、脆弱和自身不斷的變化，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融入群體，融入這個群體中為數眾多的固定小團體當中。

想像促進並推動了文化的蓬勃發展。文化是想像的產物。人類因擁有文化而歡喜、自豪。但想像力不斷使我們誤入幻想的歧途，既不真實，又充滿奇異。它誘使我們先描繪藍圖，然後常常就是實施罪惡，製造出地獄般的世界。想像所產生的結果是好壞參半的。人們從威脅人類的原始自然環境中逃到優雅的文化之中，這的確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文化的優雅表面覆蓋著一層厚厚的泡沫，這層泡沫掩蓋了嚴酷的經濟和政治現實，而正是嚴酷的經濟和政治現實支撐著

這層泡沫，並使得這層泡沫有可能在人類生活中處於最重要的位置。掩蓋、遠離或逃避，使得我們輕而易舉就忘記了人類絕大部分的創造性活動在前期所具有巨大的破壞性，甚至是烹飪這種最基本的活動，也會涉及到很多的前期破壞。像「屠宰與烹飪」或者「內臟切除與烹飪」這樣的名稱是不會用做烹飪書籍的書名的。然而沒有前者，烹調怎麼可能進行？如果人類的作品不是食物，而是一座紀念碑、一個城市、一個帝國，那麼前期的破壞，人力和畜力的開發，開發時的甘苦與死亡，它們拼湊在一起的圖像則更接近地獄，而不是天堂。即使我們僅僅把目光投向我們所建造的熠熠發光的人造世界，那麼恕我直言，一個人若生活在其中，他一定會驚奇地感到生命如此之輕，如此的不真實。

然而，我說到這裡等於講了一個很不完整且帶有偏見的故事。如果說宇宙中生命和生命意識的出現是件好事，那麼人類生命和想像的產生就是一件更好的事。歷史上，人類想像力不斷高飛，這不僅使一些大膽的心靈進入唯我主義的幻想、瘋狂甚至罪惡的狀態，而且使他們不斷與外在的崇高宇宙世界發生真實的碰撞。這些碰撞對人類的道德意識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比如說，使人們在偉大神聖的自然面前，保持一種更加謙卑的態度。人類的想像力永無止境，它不斷地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使這個世界更迷人、更有魅力。這樣說一點兒也不過分。想像使人們更了解